

目錄

鳴謝

增訂版序言

導言 舊區的人情味，緣何而來？

第一章 筲箕灣簡史

第二章 筲箕灣早期的經濟及民生發展

第三章 人物訪問

第四章 廟宇及神誕

第五章 靈異傳聞

第六章 筲箕灣人物誌

筲箕灣早年大事年表

206

178

166

150

50

34

18

13

7

6

資料編寫、文字修訂：陳雲
項目策劃：甄小慧
人物訪問撰稿員：李嘉
相片攝影：陳真

文化工作坊 (Culture Workshop) 製作

第一章

筲箕灣簡史

「英雄被困筲箕灣，問君何日到中環」，這兩句舊時俗語，就是形容香港開埠初年的筲箕灣只有舢舨前往中環的舊日子，十足好似西貢、大嶼山、南丫島某些偏僻村落，往日的對外交通主要靠水路。此諺語的後兩句，是「無錢搭車把路撈¹，撈下撈下去中環」，顯示當年已有電車，可惜一般人收入微薄，等閑不會坐車去中環的。此諺語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傳遍香港，聽到有人住在筲箕灣，或有人要去筲箕灣辦點事，便會講出前面兩句諺語，取笑一下。

關山阻隔，反而保育社區

然而，正因為昔日筲箕灣與中環（維多利亞城）有山巒阻隔，灣仔、北角已分攤了中環的市區擴張壓力，鰂魚涌又有太古船塢隔開，令筲箕灣變成中環商業區之外的閑置區，移山和填海得來的土地只變成公屋或居屋區，安置山邊居民或城市中產者，筲箕灣於是成為居民

穩定而又穩步發展的商住混合社區。鰂魚涌的太古船塢清拆了，變成豪宅群落（太古城）和大型商業區（太古坊），但筲箕灣原本是漁業小鎮、小工業區和住宅區，於是只能用累積添加的方式往填海區發展，舊區大體可以保存下來。遭受清拆而取代功能的，是阿公岩的石礦區和船廠區，改為商業大廈和工業大廈，然而在清拆的時候，石礦已廢棄，船廠也式微，故此用商業大廈和工廠大廈來取代也是合理。說筲箕灣是港島經濟地理的奇蹟，絕不為過。

筲箕灣位於香港島東北部，是往日進入鯉魚門海峽的內洋。在明朝的時候，此處只是來自廣東潮州及惠州的客家流徙工人開採花崗石的石礦場，開採石礦之後運回廣東家鄉出售，不在此地定居。花崗石含有石英、長石和雲母等粒狀構造，質地堅硬而可以齊整切割，乃上佳的建築石材。一八四一年英國軍官義律派兵佔據香港，翌年香港開

¹ 「撈」字，在這裏讀 yang⁴ 的音，好似「田雞過泥，各有各撈（yang⁴）」。

埠。一八四一年《香港政府憲報》的人口統計，香港島人口約有七千多人，當中以有約二千人口的赤柱最多人居住，其次是筲箕灣，有一千二百多人住，筲箕灣村的人口只有二百人，大部分是流徙的石工，住在阿公岩村，其餘都是居住在艇上的蜑家人¹。由於關山阻隔，村落必須自給自足，估計當年二百人的村落，應有住屋、商店、社壇、廟宇、村學之類。一九〇一年，筲箕灣也只能增加人口至二百一十三人。

太平天國後人聚居阿公岩？

東區區議員杜本文自小在筲箕灣東大街長大，熱心搜集當地資料及傳聞。他有朋友是阿公岩村原居民的後代。據稱祖先是清朝太平天國（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餘部的遺民，為了逃避清兵追捕，逃到香港殖民地躲避。在阿公岩村的「原居民」之中，有姓黃、何、謝、張等，多是來自廣東五華（有「石匠之鄉」之稱）、老隆及興寧縣的客家

人。杜本文說，當時筲箕灣阿公岩及大潭灣一帶散居着一些在太平天國時期逃難來港的信眾，講客家話的巴色差會尋得教友，請他們到上環參加禮拜。² 太平天國起義，與香港有關。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在一八五八年間曾在香港居住多年，跟隨傳教士學習英文、西方文化和制度等知識。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向洪秀全呈交《資政新篇》，傳揚現代制度，可惜戰亂期間只是刊行而無從實踐。

當年太平軍潰敗，四散而逃，有記載的是一八六二年有一萬多太平軍餘部舉家逃到南美秘魯的伊基克，從事開礦，後來智利攻打秘魯，太平軍協助智利軍隊而立下功勞，獲得智利給予國籍。³

1 在廣東沿海捕魚及棲居艇上的漁民，自稱蜑家，也叫水上人。屬於漢族的廣東人。

2 資料來自東區區議員杜本文的訪問，參考〈街知巷聞：揭開阿公岩村隱秘身世〉，《明報》，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全文可於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Centre for Heritage (CACHe) 面書網誌貼文閱讀，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見 <https://www.facebook.com/cache.org.hk/posts/727637390598468/>。

3 〈奇聞—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國官兵〉，《大紀元時報》，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

第六章

筲箕灣人物誌

筲箕灣地靈人傑，名人輩出，這裏舉的，限於文化界名人，連帶體育健將容國團。若有滄海遺珠，他日補充。以輩份及年庚排名。

當年筲箕灣是寧靜漁鎮，西灣河是太古船塢工人匯集區，山坡上住滿了來自中國五湖四海的群落，山上山下，風雲際會，人才輩出，張五常、舒巷城、容國團，都是互相認識的，堪稱筲箕灣三傑。舒巷城寧靜致遠，容國團燦爛一時，張五常大器晚成。¹

至於葉輝、黃仁達，也是一時無兩，不可多得之傳奇人物。

1

本章除了葉輝及黃仁達有採訪之外，其餘資料來自網上資料及報刊，獨特者以註腳說明出處。

舒巷城（一九二一——一九九九）

童年於西灣河、筲箕灣一帶居住及上學，喜歡粵劇及話劇，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一九六一年發表）及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一九五〇年發表），就以本區為場景。《鯉魚門的霧》兩度被人抄襲參加文學比賽，皆獲冠軍，一時傳為文壇趣事。¹

《太陽下山了》有不少廣東話的用語，氣息地道。第二章如此描述西灣河在海濱的賣武攤位：

海濱坐滿了乘涼的男女老幼。有人在靜靜地釣魚。沙地很熱鬧，從附近幾條街跑來的人們圍着那個江湖賣武的看得很開心。在那盞比鯉魚門上空的月亮更亮得多的「大光燈」下，泰南街的人一看，就認出今晚賣武的是誰。

外號「少林廣」的余廣東赤着胸膛飽滿的上身在拳打腳踢地表演他的少林拳。——他特別聲明那是少林拳，他那個新入行的骨瘦如柴的伙記在旁助威打鑼，打得氣喘吁吁。²

《鯉魚門的霧》如此寫筲箕灣東大街：

才個把鐘頭前，一輛向東行的電車把他帶到那個像往常一樣的筲箕灣電車總站。他看也沒多看一眼總站旁邊的舖戶，雖然它們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擦過還是老樣子的街市，直走進鄉鎮式的又狹又長又古老的東大街去。那街還不是他要停留的街。那街上的洋貨店、金鋪，從來不會在他的記憶裏留下過什麼。甚至現在他對它們還是陌生的，正如它們十五年前就同他陌生一樣。他從來沒有進去過一次，雖然他從前曾經夢想過進去的。——現在他更不會進去了。³

1 馬輝洪編著，《回憶舒巷城》，香港：花千樹，二〇二二，頁二十七。

2 舒巷城，《太陽下山了》，香港：花千樹，一九九九，頁五。

3 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香港：花千樹，二〇〇〇，頁四。

短篇小說《送茶的孩子》（一九五九年發表）寫過西灣河的茶水檔：

我們住的那條街，是東區裏的一條普通橫街，街尾近海皮。街頭近電車路。電車路的那邊，有成行成市的大牌檔，其中有一檔專賣紅茶、咖啡、西餅……，紅茶、咖啡二毫半，阿華田三毫——但都一樣：「開聲送到」。¹

這些小說片段，充滿平民氣息，印證舒巷城的市井生活經歷。他很少與文藝界來往，交遊都是街坊市井人物。²舒巷城原名王深泉，筆名繁多，如舒文朗、方維、秦可、邱江海、陸思魚、王思暢、石流金、尤加多、于燕泥等，早期用得最多的筆名是秦西寧。「秦」是他很喜歡的字，「西」是西灣河，「寧」代表西灣河的太寧街，寄託他眷戀筲箕灣一帶的深情。後來的作品多以「舒巷城」筆名發表，「舒」字乃「舍」、「予」之意，「巷」和「城」是人住之地，頗有「結廬在人境」之意。

他小時候讀英文小學，但學英文多了，反而醉心中文。他叔父熱愛文藝，在廣州的戲劇研究所讀戲劇，經常郵寄當代劇作家的作品給他閱讀，他可以背誦《雷雨》、《日出》的片段。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少作家南來，上海的報紙也搬到香港發行，他小學時候已經向遠在上海的《兒童世界》投稿，十七、八歲的時候在《立報》、《申報》的副刊發表作品。後來喜歡曲藝，倚聲填詞，撰寫曲律甚嚴的粵曲，為他的詩詞和散文打下基礎。³他喜歡閱讀中外文學，日治時期走難，在美軍擔任文員，便在圖書館閱讀了好多英文小說，期間發表《艱苦的行程》。⁴他喜歡俄國和美國的小說家，尤其愛讀海明威，並且讚歎海明威反覆修訂小說的嚴謹態度。他寫中文師法魯迅、巴金、茅盾等，文字樸實，不誇飾，風格雋永。⁵他寫散文、小說、新詩，也寫舊詩抒懷。

1 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香港：花千樹，二〇〇〇，頁九十九。

2 馬輝洪編著，《回憶舒巷城》，香港：花千樹，二〇一二，頁十二。

3 同註2，頁二十五至二十六。

4 同註2，頁四十八。

5 同註2，頁十七。